你在這個時期還荒唐

睿申舊夢　文：老上海　畫：李袁裕

「我也想看。」

「女人看女人？」小張笑了：「不過，也有許多女賓看。」

「名女人？」

「是的。」

「我不是名女人，不去了。」白月琴搖搖頭。

「見識一下也好，我帶你到億定盤路一五三號。」

「小東上常提到，也有人把那邊稱作『一五三洞天』。」

「我決定帶你去了。」

這時肥媽的菲律賓女歌手仙樂佩側在唱「聖路易勃勃蘭斯」，白月琴拉小張入舞池，跳了兩次舞，她拉住要去座的他，他道：

「我們再跳兩次。」

「仙樂佩佩唱得好呢！」她說。

他們返座，白月琴提到今夜「西綾無戰事」，不隨他去開房，他告訴她星期四與她通電話，兩點正，兩人分別。

星期四下午，老張、寶寶、小張送張太到金利源碼頭，碼頭上送行的還有親友。此夕，張家三人在進膳時，老張對侄兒道：

「公司關門了，你依舊很忙。」

「我常到『兆豐』去，是朋友組織的小公司。」

「經營投機？」叔父問。

「是的。」

「你依舊遲回來。我在床上聽到，你在這個時期還荒唐。」

「我又有女朋友了。」

「換了一個？」

「是的，是一位白小姐，以前曾在社會上服務的。決非名女人之流。」

「你應該找對象結婚了。」

「等解放了再說。」

叔父不再說什麼了。

明天早晨，小張在花園中遇到寶寶，問她是來候自己的嗎，答道：「是的，你的女朋友究竟是那種人。」

（一五九）

一五七：惦記蒙莉

迷霧　陳浩泰

有時候，見他半夜三更的還未上床，玉明就會爲他準備一點消夜的食物，給他沖杯咖啡或提神的花旗參茶。

今晚，和葉康通過電話也已經是下半夜了，關樹峰突然惦記起蒙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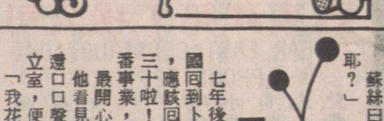
來了多倫多這麼久，關樹峰還未和蒙莉在電話裡好好地談談。他整天陪着太太和小孩，實在沒什麼時間可以抽出來。

晚上，工作得累了，本來可以和蒙莉通通電話，但又怕給玉明發覺。說不定他正在講電話時，玉明突然端了一碗魚水進來，那豈不糟糕！

現在，夜闌人靜，玉明和兩個孩子都睡了，關樹峰就覺得寂寞難耐，心裡癢癢地，很想聽到蒙莉那溫柔悅耳的聲音，和她一訴思念之情。

但在家裡打電話總不安全，他決定要出去一趟。

一五八：開心



一五九：廣東菜販鮮荔易畫

人生感悟　文　黃鳳　圖

其禮迎出來，老太爺夫婦在後迎出，小彼得由英國小姐艾麗思帶着，田壽民到，已在文子手袋中，準備了許多利市紅封，新娘忙給了艾麗思，小彼德一個，又給了艾麗思，小彼德叫名三歲，什麼全懂。其禮迎接二岳父母和姨娘——「兩個月不見了。」

他同漱芳親熱：「半山比這裡熱鬧多了。」大家進入豪華的大客廳，老太爺忙着讓王華熊、田壽民大家先看新張掛的齊白石親筆大作：

「這是刊登在史密斯拍賣行中日之月刊上的兩張之一——『白石老人富年來廣東欽州小住，郭小將軍桐伯衙門東花園畫的！』」

「呀，上下這麼長的綾子，一張比扇面大一點的滿竹筐鮮荔！」王華熊吃驚問道：「德翁，您捨得，眞捨得！底價多少，成交下錘幾多倍？」——「底價刊出已半個月，誰都知道美金六萬——因爲兩幅不同佈局，另一幅題字不及這張，我派秘書去叫價——同地產大王的秘書兩個搶……！」田壽民已讀完自石而左橫寫的題字：「丙子遊粵小住廣州食鮮荔作畫，忽一日有泥腿鄉農到門云送荔枝請我食不要錢須易畫此等鄉人不可再見矣。白石寫」。田壽民大喜道：「就憑此跋應多一萬美金，一片眞情！大概白石山人即刻就賣的是鮮荔枝……，這是想起這經驗後再寫的一幅？」大家都說：「一定是！」

「小品，但意境題跋都好，所以底價高一些，結果却因競爭，這幅一口口叫下去，變作十一萬美金。」

新到遠客都來看「白石鮮紅南海荔枝」，然後圍坐用茶點。

「到會」的商家等於先一天試菜，其禮來自曼谷，即試用「每人每」小鐵鑪潮翅。田壽民、王華熊都讚：「食翅在廣東，廣東在香港，香港翅吃潮帮者，而潮帮又以曼谷泰京第一……。」

「這不在白石畫的鮮荔——增城掛綠以下！」王漱芳的母親王夫人和王華熊舉杯向親家董事長夫婦敬酒，田壽民同文子忙追隨。

陳家兩老大喜道：「尊評恰當，白石老人萬歲！」

「明上午到註冊署行官式婚禮呢，化妝師早九點前來家，今天不可太夜！」漱芳警告：「而且台北來的也該早休息！」陳夫人連說極是。漱芳自駕一車坐父母姨娘；司機駕公司大奔馳，只坐文子兩口子——「讓他們好克斯，小新娘受極了我們的顧問壽民哩！」這是王漱芳的悄悄話，向那比她大六歲的風騷姨娘說的。

到家了——「就在園中道晚安……。」這對新人送遠客到正樓附前道別。進入新房後，文子抓住壽民：「請守諾言，可口可樂也不許！」

一五九：十分核突

阿占曰：「係，刺激在怕人見到也！」

蔡絲曰：「就係咁至刺激，屋企做到慣，要變通一下環境，做人要追求快樂。我覺得，做人要追求快樂。」

阿占曰：「當然了，唔通追求痛苦？」

蔡絲曰：「跌落又唔怪得班女人勾佬。」

阿占曰：「然，或者佢嗰隊佬了老公，又或者老公厭倦了佢哦，我在花旗之時，睇到慣啦！甚至公開交換老婆亦有。」

蔡絲曰：「吓！你估香港地有有呢？」

阿占曰：「我就話有嘞，不公開而已。」

蔡絲曰：「美國公開者耶？」

阿占曰：「然，登報紙雜誌，自我介紹，有一些雜誌登出裸體相，有男有女，形容埋尺碼身材者也。」

蔡絲大爲驚詫，曰：「眞有咁嘅事？我唔信。你寄一本來，你就有話可說。」

蔡絲曰：「我唔睇呀！咁核突。」

阿占笑曰：「的確十分核突，有一些男人啤酒肚，亦有一些女人周身鬆，睇過就想嘔！花旗男女，有乜人性。」

蔡絲曰：「咁又不可一竹篙打一般人。」

阿占曰：「係，刺激在雜誌，自我介紹，有一些雜誌登出裸體相，有男有女，形容埋尺碼身材者也。」

蔡絲大爲驚詫，曰：「眞有咁嘅事？我唔信。你寄一本來，你就有話可說。」

蔡絲曰：「我唔睇呀！咁核突。」

阿占笑曰：「的確十分核突，有一些男人啤酒肚，亦有一些女人周身鬆，睇過就想嘔！花旗男女，有乜人性。」

蔡絲曰：「咁又不可一竹篙打一般人。」

阿占曰：「等我叫朋友寄一本來，你就有話可說。」

蔡絲曰：「我唔睇呀！咁核突。」

阿占笑曰：「的確十分核突，有一些男人啤酒肚，亦有一些女人周身鬆，睇過就想嘔！花旗男女，有乜人性。」

蔡絲曰：「咁又不可一竹篙打一般人。」

一五九：十分核突

阿占曰：「係，刺激在雜誌，自我介紹，有一些雜誌登出裸體相，有男有女，形容埋尺碼身材者也。」

蔡絲大爲驚詫，曰：「眞有咁嘅事？我唔信。你寄一本來，你就有話可說。」

蔡絲曰：「我唔睇呀！咁核突。」

阿占笑曰：「的確十分核突，有一些男人啤酒肚，亦有一些女人周身鬆，睇過就想嘔！花旗男女，有乜人性。」

蔡絲曰：「咁又不可一竹篙打一般人。」

四三：獻國歸來

城市家族　辛劍

七年後，讓父親强迫去美國留學的獻國回到卜家。他說他在那邊玩樂好幾年，應該回到香港，做點事了。年紀已到三十啦！人說三十而立，他好應該立一番事業，立一個家庭了！

最開心的，莫如卜萬昌。

他看見次子回來，長得身體壯健，還口口聲聲要幹點事，要成家立室，便笑着說：

「我花那麼多錢，讓你去那邊鍍金，並沒有白費！」

獻國說：「爸爸，你不但沒有白費，還收回利息哪！」

卜萬昌笑着問：「這話怎講？」

獻國說：「爸爸，我決心把在美國學到的本領，用在卜氏機構裡。」

卜萬昌連連點頭說：「很中聽，你有什麼特長？」

「我學的是工商管理，唔，就是大哥所學的，這趟，我回來，就要跟他拗手瓜。」獻國一臉的挑戰神態。

「應該跟大哥好好的學，」卜萬昌說：「彼此是兄弟，共同管理家業，把它發展，不應存爭論，何必拗手瓜！反正我的家業，將來都分給你們兄弟。」

「這時代什麼都講競爭。」獻國說。

「你好好休息幾天，然後去船廠汽車行看看，到時，我安排你的工作。」卜萬昌說。

「謝謝爸！」獻國說，片刻他問：

「爸爸，大哥已結婚嗎？」

「結了，在五年前。」卜萬昌和太太交換一個眼色。

「大嫂是——」

「關素菲。」卜萬昌答着，他盼望兒子的神情不自在，又說：「聽我說，自己摔掉的東西，這種只有幾寸長的『水國清的本領，一旦被潮水帶到別處岸灘上，也會迅速紮根，生長，成林。這可說是名副其實的『胎生樹』了。

此外，也有胎生的瓜呢。這就是人們熟知的『佛手瓜』。它原產於中美洲，墨西哥、西印度羣島和我國海南島等地。瓜呈短圓錐形，表面有較淡的不規則縱溝，瓜尖端膨大處有一顆種子。成熟的種子，依靠瓜的汁液哺育，在母體上逐漸萌芽成一株新幼苗。一旦下雨，成熟的幼苗兒便迅速脫出『胎衣』落在地上，生長出很多不定根，紮入土內，順利地生長、牽藤、開花、及結果。（秦成、新九一三一七）

一五九：十分核突

阿占曰：「係，刺激在雜誌，自我介紹，有一些雜誌登出裸體相，有男有女，形容埋尺碼身材者也。」

蔡絲大爲驚詫，曰：「眞有咁嘅事？我唔信。你寄一本來，你就有話可說。」

蔡絲曰：「我唔睇呀！咁核突。」

阿占笑曰：「的確十分核突，有一些男人啤酒肚，亦有一些女人周身鬆，睇過就想嘔！花旗男女，有乜人性。」

蔡絲曰：「咁又不可一竹篙打一般人。」